

從《麥先生的帽子魔術》透視繪本創作

圖畫書書評部落客 | 賴嘉綾

在初始研究繪本時，我習慣以創作者為單位讀繪本：幫自己制定一個題目，每個星期研究一位繪者。因為這樣，我漸漸收藏繪本；甚至開始寫部落格、仔細看書，期許自己做個書評者。這些都是一天一天累積的，也許這就是所謂的念力，除了念、還要有力，為自己創造一個想要的人生。繪本對我而言，是生活，是生活的元素。每翻開一本繪本，就看到其中明說的和沒有說明的話，有的甚至作者都不經意透露的訊息，也察覺到了。我竟也不自知的，每翻開一本書，有如走進瀑布下，經過層層衝撞的水泉，探詢到創作的源頭，那個沒膽就看不到的源頭。說穿了，其實也不是有膽，是我看到瀑布間的縫隙，我沒有衝撞，我是閃進了其間。



有如這本《麥先生的帽子魔術》，我在書店無意間中看到這本書，當時的我就是困在一個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麼的狀況，我們看看麥羅空洞的眼神。作者強·亞吉 (Jon Agee) 也說，當時他並沒有特意，後來才發現，其實他幫麥羅配備了茫然的眼神。麥羅是茫然的，我也感受到自己的茫然。是這樣繼續無知覺的面對生活？還是勇敢面對未來，拿出本事來？可是我真的沒本事呢！又不能假裝無知覺，這種悶，不知道要持續到什麼時候？我遇見麥羅的時候，誠如我在拙著（《與圖畫書創作者有約》，頁18）中所說的「每天看著灑著滿地灰塵、玩具、髒衣服、待洗碗盤的家，看那麥羅的蠢相，和自己相去不遠，我開始思索如何為自己演練，讓未來可以精彩演出。」我羨慕麥先生獲得的掌聲，我也想要有他的身手。

在2011年，我訪問了作者強·亞吉，在2015年他來到臺北。與亞吉先生的相處與活動中，我親身領略了作為一位圖畫書創作者的內涵與實力。為什麼他能夠創作出這麼多讓讀者一讀再讀、即使復刻還能復活的好書。他一如麥羅那種有彈性、能自處、又能娛人的個性，也同時在臺灣各地製造出許多「鐵粉」。聽眾中的讀者因為他而對圖畫書／繪本更深層認識，創作者因為他而更堅定創作的未來。

我們看看他怎麼說《麥先生的帽子魔術》：封面其實經過許多次修改，從大帽子、小帽子、要不要有 Magic 這個字出現，都成為討論。這個由著名英國合唱團體披頭四裡的鼓手林哥·史達先生而來的造型，紅頭髮帶著高帽子、大鼻子、空洞的眼神，麥羅，就這樣開始了。他帽子裡裝的是什麼呢？應該是兔子吧。那這隻兔子要從哪兒來？森林裡抓的？買的？還是拿著紅蘿蔔去邀請的？或是牠也有類似好萊塢裏那種帶著黑墨鏡的經紀人可以談條件？這樣好像不是給小孩看的繪本，所以作者決定要麥羅去森林裡找兔子。

麥羅表演魔術的技法糟透了，掉牌、打結的繩子、變不出兔子的帽子。怎麼找兔子呢？帶著紅蘿蔔躲在樹下，沒想到來的是隻熊。這就是亞吉先生說的「每個故事中都要有曲折的部分」，他用一種「What if?」的概念在書裡面，在創作中不斷地問自己，而且經由他的提醒才

知道，在書頁的設計中，他安排了一個滿滿的頁面緊接著就是一個較留白的頁面，讓每一頁都是設計過的伏筆和往下翻的張力。雖然讓讀者好奇、緊湊，本來就是創作者的權利和義務。但是他從閱讀其他重要繪本中，習得他創作的元素，歸納出自己創作的脈絡。

回頭看看創作者亞吉先生，他原來研習電影和雕塑，畢業後，覺得好萊塢離家太遠了，要去幫別人做電影，不如幫自己做。他發現每一本繪本猶如一場電影，他先設計角色、編寫劇情，還可以自己調配鏡頭，更重要的是，可以在家就完成。他讓一本書成為一場電影的想法雖然沒有影響很多創作者，卻是很多創作者心裡的理想。而他持續三十多年的創作，的確成為繪本界的中流砥柱。也難怪，後來他用平行時空的概念創作出 *The Other Side of Town*。他的書雖然多多少少怪誕，卻總是有固定讀者，並且得到好評。難怪他的經紀人可以幫他一再接到好的出版社出版，因為他的書就是好書的代表。

這種處理電影的方式同樣被拿來處理圖畫書的每一頁畫面。我們看到找不到熊的麥羅，被戲院經理說無論如何都要上場，勉為其難下，看到前排座位上的帽子，頓時大步向前，請座位旁的女孩將帽子遞給他。這時的麥羅佔盡跨頁，大手大腳，這是他呼應莫里斯·桑達克喜歡的大腳、大手，這樣比較有份量，站得住。而這些畫面運用了將鏡頭拉遠拉近的原理，配合劇情，譬如熊站在桌上的大畫面，那句「TA-DA」就震驚全場，人群竄逃，熊也驚慌。熊躲在郵筒的樣子，也緊縮了畫面的張力，彷彿下一頁就要蹦出來了。大家都喜歡熊跟著人群走的樣子。我在臺中新手書店演講時，問了約二十位聽眾，他們最喜歡的畫面是什麼？這一頁最獲好感。熊帶著讀者的視線，一直往前行，即使牠不見了，我們還是知道牠在帽子裡。

亞吉先生舉例繪本中最難處理的就是跨頁，是所有創作者的痛，所有的畫都要躲過中間線，像達文西就不需要處理這樣的問題，亞吉先生用「最後的晚餐」這幅畫為例，如果做成圖畫書，那中間的主角就不見了。這樣的例子真是難忘，相信到場只要瞭解創作的聽眾都會會心微笑、謹記在心。

比對兩張麥羅對著熊說話的樣子，前一張是麥羅的兩手對握，好像在祈求熊；後面這張比較小，是麥羅的手握著帽子，他們已經彼此有著信賴的對話了。雖然熊的眼睛也是空白的，麥羅的眼睛也是空白的，他們開始表演。亞吉常常在畫面中用一種不對稱或不等比例的畫法，來凸顯情緒。麥羅打開門這神情就是最好的例子，他打開門，用特大的鼻子嗅著不大對勁的空氣。熊已經倒在地上了。

他們搭車，回到洞穴。麥羅說：「沒有你，我要怎麼辦呢？」，很多讀者都被麥羅的善良打動，這是我多年來自己讀的時候沒有發現的。因為熊可以為他賺取名利，但是麥羅卻順著良善的心，將熊帶回家。即使知道自己即將一無所有，他在車上拿著研究帽子魔術的書，也苦無方法。熊只回答了：「像我以前說的，你只要……」就睡著了。這個畫面是亞吉鋪陳的梗，接著，還是車水馬龍的戲院，麥羅繼續拿著帽子變魔術。然後，翻到最後一頁，是他從熊那兒學來的「秘密」。他讓自己跳進帽子。

曾經在一個小學的訪問裡，有小朋友討論著熊是從兔子那兒學來的，那兔子是從哪兒學來的呢？於是他們說，是從另外一隻兔子那兒學來的，那始祖是姥姥兔子嗎？於是亞吉先生畫著

坐著輪椅的兔子，後面還有另外推著輪椅的，可能是熊嗎？（這是我的問題）

這幾場演講中，最精彩的莫過於亞吉先生使用他特有的演講方式：用畫的，與聽眾對話，所有的技巧解說，因為有圖而簡單明瞭。所有的故事，因為有圖而更加動人。他說了好幾個故事：《克羅素的神奇畫作》、*My Rhinoceros*、《麥先生的帽子魔術》、與 *Little Santa*。他的表現方式，讓大家急著更想要懂他的故事，進入他的故事。他彷彿克羅素，就是奇妙的出神入畫。

與他個人相處時，也隨時感染他過人的觀察、聯想、與反應，還有嚴以律己、寬以待人的教養。隨時都是笑臉相待，即使很受不了書迷持續的照相，都只是淡淡的一句帶過。他展現一位質、量均重的圖畫書創作者的風範，因為所有的一切都是從無到有，到出眾。那種深層鋪陳的故事，交錯在他每個思緒中。這個活動的安排也許過程有些繁瑣，但我不曾感覺辛苦，甚至到最後關頭，都慶幸自己可以與這些智慧、聰明過人的作者交談，最大收穫的人其實是我自己。

讓我們重回亞吉先生的作品中，《克羅素的神奇畫作》充滿緊張、懸疑，為什麼畫會有聲音？鴨子會從畫裡走出來？牠為克羅素帶來名聲，而因此暢銷的畫也因裡面的火山爆發、蟒蛇移動、砲彈轟擊，將克羅素送進監獄，最後幸好倚賴另一隻畫裡的狗捉到珠寶大盜，解救了克羅素。*Terrific* 裏的鸚鵡，陪伴了 Eugene 先生，也是一種純屬契合無報酬的情誼，其實鸚鵡是一隻有主見、沒什麼商量餘地的夥伴。*Dmitri the Astronaut* 中，偷偷藏在太空人 Dmitri 袋子裡的太空動物 Lulu，以為是跟著朋友，卻與月球岩石被丟在公園裡，後來用牠畫的圖尋回朋友 Dmitri，也喚起民眾對太空人的記憶。而《我要買『什麼都沒有』》的店家 Otis，是個遵守「顧客永遠是對的」的商人。*Little Santa* 裡勇敢救家人的小勝，得到小矮人和馴鹿的幫忙，長大後成為雪地裡的傳奇。在亞吉先生故事類的繪本中，善良的人一直站著重要地位，當我問他時，他也沒有說出個究竟，我猜測這是個人養成過程中，因環境和家庭所造就的價值觀。

他的父親是一位軍人退役的數學老師，母親是一位家庭主婦，母親喜歡動手做東西。家裡的裝飾、塗鴉、手工藝，都是母親親力親為，難怪當年可以造就雙胞胎的姊弟進入 Cooper Union 大學就讀。雖然亞吉先生輕描淡寫這個進入名校的學歷，但是翻開歷史就知道，一家有兩個孩子同一年進入 Cooper Union 的紀錄，應該可以留名校史了。他笑說自己從出生就被姊姊欺負，因為他的體重遠不如姊姊。而很會畫圖的男生，從小在學校一定不像那些球打得好的人受歡迎，所以他心中可能有一種需要伸張的力量。即使後來他長得很高壯，還是依舊像小男孩。

所有演講行程的最後一天（2015年2月15日），亞吉先生與兒童文學史學家雷納·馬可斯（Leonard S. Marcus）先生共同分析精彩繪本，演講標題是「翻開看！好繪本的特質」（LOOK INSIDE! What Makes a Picture Book Great），無庸置疑，是一場用重點分析經典繪本來提升讀者閱讀繪本能力的精彩演講。他們將繪本就是藝術的理念帶給大家。直到演講結束，我還不敢相信這場演講是我促成的，在座位上震驚了好久。

這場演講，讀者可以在國家圖書館的遠距學園網站觀賞。我來簡單介紹這場演講，兩位講者以五本圖畫書為例：《野獸國》、《驢小弟變石頭》、《月亮先生》、《這不是我的帽子》、《麥先生的帽子魔術》。這縱貫美國圖畫書五十年的經典長銷書，到底為什麼令讀者喜歡、又讓書評者拿來做為範例？

雷納·馬可斯說《野獸國》出版於1963年，那是由著名的編輯 Ursula Nordstrom，她力排眾議，將一本桑達克本來稱為 *Where the Wild Horses* 的一本手工書，經過八年放在抽屜無法完成，重新修改後，將不容易畫的馬變成沒有人可以評論好壞的野獸，整本書發揮的空間更大。我們由馬可斯先生得知這本書的歷史，但是亞吉先生告訴我們的是讀繪本時的節奏感和感受力，他以交響樂團定音鼓的效果奏出「ㄅㄇ！ㄅㄇˇ！」「ㄅㄇ！ㄅㄇˇ！」……漸強、漸密的節奏，加上旋律，最後停在主角看到野獸的那瞬間，「ㄅㄇ、」他的張力與韻律，逗樂了現場的聽眾，也讓大家體會閱讀繪本的另類能力。

他們還提到《史瑞克》作者史塔克的金獎作品《驢小弟變石頭》，其實這是繪本中少有的悲劇，主角有大半的時間是失蹤的，我們看到爸爸媽媽的焦急、淚水、不知所措。也滿能體會變成石頭的驢小弟只能無助又無法發聲，靜靜期待魔法。史塔克是一位六十歲才開始創作繪本的大師，他早年為了幫忙家計，不顧一切的畫，為報紙、紐約客雜誌，畫了大量的漫畫、封面，擅長運用豐富的色彩。他的畫面是平的，不像桑達克的舞臺式效果。

但是亞吉先生最喜歡的是湯米·溫格爾。從這次他給的講題「跳進帽子的先生……」談起，一個男人或者說一隻大熊可以跳進帽子，一如畫中走出的鴨子、一個男孩的房間變叢林、到一個孤獨的男子捉住彗星的尾巴飛向地球，說明了他認為繪本中可以發生的怪誕、幻象、不可思議。也唯有將這些元素以畫和文字來說好故事，做成好繪本。

這《月亮先生》的畫風完全和前兩本不同，他的角色在同一畫面中的前後關係很明顯，絕對不是桑達克式的現眼呈前，溫格爾以自己局外人的心情創造出這個月亮人，他的畫面不只是舞臺，他的畫面是電影、是大角度。每次聽到亞吉先生談溫格爾，就知道後者那種不因年齡而妥協、永遠反對黨的反骨精神，其實是創作最好的動力。

看來溫雅的亞吉先生，其實最喜歡的是溫格爾，即使桑達克收藏亞吉的 *Milo's Hat Trick* 的畫、史塔克指定亞吉為他最後一本繪本 *Potch and Polly* 繪圖，他認為他受到溫格爾的影響很深。最後亞吉和馬克思先生談到近年來備受矚目的繪本家雍·卡拉森 (Jon Klassen)，他的《這不是我的帽子》裏每一個畫面中字與畫完全是对比的，譬如小魚說：「他一定不知道」，其實大魚早已明瞭，小魚說沒有人會告訴大魚，其實螃蟹的鉗子已經指向小魚逃竄的方向。這個妙處類似約翰·伯明罕 (John Burningham) 的《莎利，離水遠一點》，畫面上的字和女孩的活動完全相反。爸爸媽媽說不行的，就剛好是她在做的。

這些都是繪本很精彩的創作方式：圖文可以相左、相伴、相輔、相成。而他們的演說帶給聽眾也不只如此，他們呈現繪本的高視野，也提升了大家看繪本的角度和能力。繪本的魅力不僅於此，臺灣的魅力更大，他們說還要回來。



· 強·亞吉先生在國圖演講現場
(攝影/賴嘉綾)